

代

娘子



代娘子

## 内 容 提 要

杨妙真是金朝末年著名的抗金女英雄，号四娘子，能骑善射，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。她与其哥哥杨安儿所领导的红袄军，曾经使金朝统治者闻风丧胆。

这部小说就是根据杨妙真的生平事迹创作而成的。作品中感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和沙场征战的险情密切交织，扣人心弦。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** 重阳盛会惩恶贼  
兄妹再次举义旗…………… ( 1 )
- 第二回** 献策夺城显身手  
梨花神枪试锋芒…………… ( 24 )
- 第三回** 统帅三军征沙场  
力斩狂贼建奇功…………… ( 45 )
- 第四回** 运筹帷幄传捷报  
日夺三城威名扬…………… ( 66 )
- 第五回** 五彩花枪显神通  
东征西杀世无双…………… ( 83 )
- 第六回** 女杰误陷诱虎计  
情天恨海断衷肠…………… ( 105 )
- 第七回** 孤胆巧扮芙蓉神  
智勇双全斗敌顽…………… ( 128 )
- 第八回** 清恶除奸平后患  
花枪一杆震敌胆…………… ( 152 )
- 第九回** 逐寇屯兵马警山  
双枪相斗结良缘…………… ( 175 )

**第十回 风风雨雨千百年**

百世留芳美名传……………（197）

## 第 一 回

### 重阳盛会惩恶贼

### 兄妹再次举义旗

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。

清晨，益都县通往云门山的大路上，赶山会的人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男女老幼，络绎不绝。一阵清脆的銮铃声传来，赶路的人们尽管面呈怒色，但还是纷纷向两边闪去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走在前面的是铁亢敢战军都统唐括合打。他身穿北国朝服，耀武扬威，趾高气扬地骑在马上，手里的鞭子不时地落在躲闪稍慢一点的人身上。

突然，唐括合打勒住坐骑，贼溜溜的黄眼珠咬在一位赶会的少妇身上，上下滚动着打量着少妇：只见少妇乌发高挽，面似白粉，凤目含情，樱桃小嘴，一张漂亮的瓜子脸。身着紫色碎花大襟衣衫，绿底淡色牡丹花裤。个头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。一对三寸金莲，外套大红金线绣花鞋，两只乳黄色绣球横在脚面，走起路来犹如风摆荷叶。唐括合打忍不住扔掉手里的马缰绳，跳下坐骑拦住少妇的去路说：“美

人，请上马，本官陪你游山取乐，意下如何？”

少妇顿时吓得脸色苍白，全身战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跟在少妇后面的仆人急忙上前，对唐括合打说：“大人，我们是……”

“去你妈的。”唐括合打一拳打在仆人的面门上：“本官喜欢这样的中原美人。”

仆人被打倒在地，忍着疼痛，抬手抹了一把鼻口流出的血，爬过去抱住唐括合打的双腿，苦苦哀求说：“大人，你千万别这样……”

“回去告诉你家主人，三天后到我府上领人。”唐括合打说完，一脚踢昏仆人。淫笑着伸手把少妇抱起来。“哎哟！”唐括合打手背不知被什么东西击中，疼得他怪叫起来，少妇掉在地上，昏死过去。

唐括合打随身亲兵们慌忙跳下马围拢过来，看到唐括合打满手是血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唐括合打大怒，抽出佩剑照少妇心口刺去，剑尖刚触到少妇衣衫时，唐括合打又是一声怪叫，手中的剑被飞来的暗器打掉，手上又重重地挨了一下。

亲兵这次看清了，是不远处一个少女用石子袭击唐括合打。唐括合打拔出腰刀扑过去。

几枚铜钱大的鹅卵石迎面飞来，唐括合打随身亲兵纷纷被打翻在地。只见少女一个箭步跳过去，挥手一掌，把唐括合打击倒在地，弯腰独臂夹起少妇，纵身跃上唐括合打坐骑，打马向野郊跑去。

等唐括合打和亲兵们清醒过来后，少女和少妇早跑得无踪无影。气得唐括合打把亲兵们大骂一顿。唐括合打虽然挨了打，丢了人，却丝毫没有减少他逛山会的兴致，他草草包扎了一下手，骑上亲兵送过来的坐骑，又向云门山跑去。他一到云门山立刻被山会吸引：山路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：山楂、核桃、苹果、黄梨、柿子、红枣等等。摊点后面，唱曲耍猴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变戏法的，热闹非凡。

唐括合打东瞅瞅，西瞧瞧，随着赶会的人流，来到山上神仙洞前，累得他坐在一块石头上直喘粗气。

走在前面的呼沙呼见主子坐下，只好又折回来，讨好地对唐括合打说：“都统大人，您饿了吧？”

唐括合打一听，肚子顿时着魔般地叫起来，连忙说：“饿了，饿了，酒菜伺候。”

“都统大人。”呼沙呼摆手说，“来云门山赶会者不食酒菜。”

“不吃酒菜吃什么？”唐括合打不解地问。

“云门山的重阳糕名扬齐鲁。”呼沙呼回答，“来云门山赶会不吃一块重阳糕，等于白跑一趟，是件天大的憾事。”

“云门山会的重阳糕有讲吗？”唐括合打知道呼沙呼在益都驻防多年，当地风土人情知道得很多，拉着怪腔问他。

呼沙呼伸手挑起大拇指说：“云门山的重阳糕实为天下一绝。”呼沙呼见主子来了情绪，故意卖弄地说：云门山的重阳糕，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相传，人们多年观察，选定农历九月初九为登高日。因为历年这天秋高气爽，艳日当空，彩

云缭绕。举目相望，可见东海之水，佛光普照，大吉大利。谁站的最高，谁看的最远，百年后可升天堂。重阳糕是人们登高携带的一种祭天的圣食，祭后望远而进，方能保证来年风调雨顺、逢凶化吉，增人添子，百病全无。

“云门山的重阳糕，是由特制蜜糖，精磨芝麻油，各类细米细面和在一起，杂揉一夜，再加当年鲜红枣、果仁、花生等香料制做而成，上笼煮熟后，再用滚油炸透，吃到嘴里，香美无比，越吃越爱吃。实为中原一绝。”

唐括合打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迫不急待地命令呼沙呼：“快去给我弄几块尝尝。”

“不，都统大人。”呼沙呼摆摆手说，“云门山的重阳糕有几百种，花样各异，风味也不同，甜的、酸的、咸的、辣的多得数不过来。您还是亲自到小摊上品尝，合口的您多吃点，不合口的就算了。您意下如何？”

唐括合打觉得呼沙呼说得有理，起身向最近的一个卖油炸重阳糕小摊走去。刚走了几步，猛然看到用石子打伤自己的那个少女正坐在一个小摊前，大口大口地吃重阳糕。

呼沙呼也看到了，回头对唐括合打做了个砍的手势问：“怎么样？都统大人？”

唐括合打吃过少女的苦头，心想此人身手不凡，必有来头。便隐到一边，细细地打量着少女。但见她双颊粉里透红，两目乌亮放光，一身素装穿在她匀称的身体上，显得十分妩媚。唐括合打心里一喜：“自己的艳福不浅，天赐美人。”

喜庆之余又一惊：他又看到少女有一双中原女人少见的

大脚和一对又粗又壮的大手。唐括合打不由地抬手摸了一下被少女打过的左肩头，恨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转念又一想：

“自己带有十多名武艺高强的亲兵随从，纵使她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是对手，况且她是赤手空拳，独自一人。”唐括合打想到这里，黄眼睛又闪动起淫荡的欲火，回头对手下人说：“手要轻点，我要活的，明白吗。”

呼沙呼会意地点点头，领人悄悄地把少女围了起来，唐括合打看到手下人按自己的意图做好准备，便倒背着手，踱着四方步来到少女身后：“姑娘，咱们缘分不浅哪。”

少女听了这淫荡的话语，一回头看是唐括合打，双唇一撇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请跟我回府享清福……”唐括合打的话才说了一半，只见少女手里的半块重阳糕像变魔术似的已塞进他嘴里，噎得唐括合打直翻白眼。

少女借机抽身要走，几把大刀横在面前，拦住她的去路。

唐括合打用力吐出嘴里的重阳糕，气呼呼地伸手要扯少女，却被呼沙呼拦住，呼沙呼赶忙伏在他耳边悄声说：“都统大人，这是四娘子，咱惹不起。”

“四娘子？！”唐括合打嘴里重复着名字。

“就是杨妙真，杨副都统的妹妹。”呼沙呼提醒说。

唐括合打心里一哆嗦。他早就听说过杨妙真。从小练就一身硬功，精通十八般武艺，尤其是手里的一杆五彩梨花枪，更是了得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据说十多个小伙子靠不上边。不过唐括合打并不相信，他认为姑娘练武只是花

拳绣腿，不会学到什么真传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到心上。今天一见，特别是在路上打倒自己十多名亲兵，可见杨妙真确是传说中的那种人，将来必定是大金国的后患。唐括合打暗暗想了一下，不如乘她哥哥杨安儿领兵戍边未归之机，先除掉她。回头再找借口杀掉杨安儿，为金国除一大害。唐括合打向四周看了一眼，赶山会的百姓们都围在一边看热闹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，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于是，唐括合打向手下人做了一个砍的手势。

几把大刀同时落在杨妙真站过的石头上，金星四射，震得金兵们虎口发麻。再看杨妙真，已跳到一丈开外的地方。

唐括合打纵身跟了过去，抬手一个“黑虎掏心”，想一招制杨妙真于死地。杨妙真听得身后冷风袭来，娇身移动，把唐括合打的拳化解了。唐括合打用力过猛，身子向前倾去，杨妙真回身抬腿使出“鸳鸯戏水”，一脚把唐括合打踢出一丈多远。

亲兵随从们看到唐括合打不是杨妙真的对手，一齐扑了过来。杨妙真面无惧色，身形速变，双掌生风，连连进招，几个回合过后，唐括合打带来的亲兵随从，全被打倒在地，一时爬不起来。

唐括合打见此情景，心里大惊，想不到自己从上百万精兵里筛选出来的武林高手，仅几个回合，就败在中原区区一少女手下，败得如此狼狈。不甘败北的唐括合打把牙一咬，抽出佩剑拦腰向杨妙真砍去。剑刚刚出手，唐括合打觉得一冷股风迎面扑来，唐括合打心里暗叫不好，只觉虎口一麻，

手里的佩剑带着风声，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杨妙真看到唐括合打那副惨相，又猷猷在地上乱哼哼的金兵，咯咯笑着跑下山去。

回到家里，杨妙真看到哥哥的结拜五弟，副将棘七从大厅里出来，上前打招呼：“五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上午回来的。”棘七回答说，“小妹，舅舅和大哥都在找你，跑到哪去了？”

“赶山会去了。”杨妙真听说哥哥回来了，把马缰绳往棘七手里一塞，向大厅跑去。

杨府是金朝招安杨安儿后，为了收买人心，不惜重金为杨安儿建的。杨府分前后两个大院，前院分大厅和东西厢房，大厅是专门迎接来宾和众兄弟聚会的地方。因为金朝在杨府里设的坐探较多，杨安儿一般不在大厅里会客，也不准妹妹随便出入大厅，所以，杨妙真几年没有跨进大厅一步，如今听说哥哥在大厅里等自己，三步两步地跑进大厅。

大厅正面放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两边各放一把太师椅，八仙桌后面的长几上，摆设几件金主赏赐的玉器古玩。长几上面的墙上挂一副七尺中堂，一只猛虎呼啸而下，上题：深山卧虎。中堂两边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居山夫地笑长空；下联是：清狂飞涧无峥嵘。

大厅居中是一张雕刻精细的圆桌，圆桌边放了六个同样精心雕刻的圆凳。大厅东西两面是两个古玩架子。

杨妙真高高兴兴地进了大厅，看到哥哥坐在圆桌边，结拜兄弟老三张汝楫，老四王习显坐在哥哥左右，表情十分严肃，

像是有什么心事。他们都授副将之职，是哥哥的左膀右臂。

军师李思温手拿一张请柬匆匆走进来，他是哥哥的结拜二弟，也是杨妙真的老师，所以杨妙真对他格外尊重。杨妙真想跟他打个招呼，见他阴着脸，知道有什么大事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大哥。”李思温对杨安儿说：“唐括合打请你去赴宴。”

杨安儿点点头，没有吭声。

“我们几兄弟都有名。”李思温把请柬递给杨安儿，问：“我在院子里看到五弟牵着唐括合打的马，是怎么回事。”

杨安儿一惊，刚要开口。杨妙真抢先开口说话：“是我从云门山下骑回来的。”

四人的目光一齐集中在杨妙真身上，他们知道唐括合打除好色外，就是喜欢马。他只要知道谁有匹好马，冒再大的风险，也要把马弄到手，他一人有十几匹好马，专门有两名金兵饲养。如今他心爱的坐骑被杨妙真骑回来，这事非同小可。众人把目光都集中在杨安儿身上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杨安儿不动声色地问。

“这狗官欺负良家妇女，在大路上动手动脚。”于是，杨妙真把唐括合打怎样调戏少妇，殴打仆人，在神仙洞前要对自己下毒手的事，全向哥哥说了一遍。

话音未落，王习显拍案而起：“大哥，反了吧，咱们手里有兵有粮，还怕几个北国狗官？！杀了他，出出心里这口闷气！”

“大哥，云门山是个信号。”张汝楫对杨安儿说：“下一步说不定就会拿咱们开刀了，俗话说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

手遭殃。”

“二弟，你看呢？”杨安儿问李思温。

李思温坐在杨安儿对面的圆凳上，手里玩弄着大红请柬说：“大哥，咱们当初举旗造反时，是何等威风。由于叛贼做梗，不得不受招安。几年来，咱们处处受气，他们不把咱当人看待。此次戍边私归，又是死罪。”李思温说到这里停了停，下决心似地说：“大哥，把你怎样想的，对弟兄们讲明白了吧！”

“你哪？”杨安儿反问李思温。

李思温微微一笑，伸手捻动长须，说：“端了狗窝，再联合其他义军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到那时候，不愁……”

“说的对！”王习显一拍大腿，说：“大哥入缘好，投奔咱们的……”

杨安儿挥手不让王习显多嘴，起身在青砖地上徘徊了一会儿，张嘴要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。

“大哥。”李思温又说：“山东一带义军较多，对咱们再举义旗十分有利。目前，唐括合打已觉察咱们有重新扯旗的意图，这次宴请接风，说不定就是鸿门宴，咱们不能不多加小心。”

“冲进青州府，杀他个人仰马翻。”杨安儿听了妹妹的插话，看了她一眼。这时，杨妙真环顾了一下在坐的将帅，又不解地说：“哥哥，唐括合打被我打伤还在云门山，怎么会派人送请柬呢？”

一句话提醒大家，杨安儿倒吸一口冷气，与李思温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对妹妹说：“一大早跑出去玩，也不跟舅舅说

一声，让舅舅挂念，还不快去给舅舅请安。”

杨妙真绝顶聪慧，知道哥哥商量大事，悄悄地跟刚进门的棘七打了个手势，转身走了。

杨安儿招招手，把厅里的人叫到圆桌边，指着桌上的地图，低声对大家说着什么。

掌灯时分，派出去的探子回来了：“唐括合打从云门山回来后，派重兵看守四门，闲杂人只许进不许出。同时下令各兵营没有他的令箭，任何人不许动一兵一卒，违者斩！”

一切都明白了。不能让唐括合打抢在前头。杨安儿对棘七说：“五弟，你拿我的令箭，从北门出城，到西门调五百强壮精兵进城。”

“遵命。”棘七转身走了。

杨安儿安排完明天的事情，已是深夜。仆人送来夜宵，杨安儿刚拿起筷子，一支飞镖从窗外飞来，擦着杨安儿的头皮而过。

“有刺客！”张汝楫大叫着，飞身跃起，直扑窗外。

“房上有人。”随着李思温的声音，大厅房顶上传来兵刃撞击的声音。

杨安儿一个箭步跳出大厅，看到房顶上有三条黑影混战在一起。杨安儿通过三人的身型，辨别出是妹妹跟两名刺客在交手。两名刺客紧攻不舍，招招势势全刺妹妹的要害处，妹妹有些吃力，处在下风。杨安儿生怕妹妹有意外，伸手从腰里摸出两支虎头金镖，用力向刺客打去。随着两声惨叫，刺客滚下房去。

这时，府上的家将兵丁一起涌来，火把照得院子如同白昼。人们看到刺客后心上，各有一支虎头金镖。王习显用剑尖挑开刺客头上的面具，露出两个陌生的面孔。人们的眼睛呈现出惊愕的神色。

“哥哥，你看。”杨妙真说着，递给杨安儿一把刺客用过的兵刃。

杨安儿接在手里，细细地打量着奇怪的短剑。这是一把不到两尺，弯形的月牙剑，剑身在火把照耀下，寒光闪闪，杀气逼人。用手试试刀锋，短剑嗡嗡做响，一看就知道是上乘兵器，世间珍宝。

杨安儿心里一阵嘀咕，这种世间珍宝，绝非一般刺客所有。此时，杨安儿后悔一时性急把他们杀了。再看妹妹手里的鱼鳞宝剑，已经短了一大截，怪不得妹妹对付刺客占不了上风。杨安儿顺手拿过妹妹手里的半截鱼鳞宝剑，挥动短剑，只听嚓地声，鱼鳞宝剑只剩下剑柄。杨安儿把剑柄扔在地上，回身走进大厅。

李恩温在大厅里等候多时，看到杨安儿进来，轻轻把手里的另一支刺客使用的短剑往八仙桌上一扔，短剑居然跳起来深深地扎进桌面。这使杨安儿大为惊讶。李恩温用力拔出短剑，对杨安儿说：“大哥，这剑叫玲珑月牙剑。此剑削铁如泥，杀人无血，是件世间少有的珍品。佩带这种兵器的人，是全主手下得力的亲信侍卫，他们专门搞暗杀绑架。由此可见，这两位不速之客，大有来头。”

杨安儿点点头，回头对跟进来的妹妹问：“刺客从那里

进来的？你是怎样发现的？”

杨妙真坐在哥哥面前，细细地讲起自己发现刺客的经过。

半夜，杨妙真被窗外轻微的脚步声惊醒。杨妙真顿时大起疑心，悄悄地下床，披上衣服，走到窗前，忽见窗户上被月光映出一个黑糊糊的人头，杨妙真急忙闪身躲在一边。那人用舌头舔破窗户纸，火光一亮，一股异香味飘进屋。“熏香！”杨妙真心里惊叫起来，连忙用衣袖捂住鼻子。稍停片刻，窗户纸上的人头消失了。杨妙真走到窗前，借歹人舔破的洞往外看去，月光下，两名黑衣人正向灯火通明的大厅摸去。杨妙真一惊，伸手摸起鱼鳞宝剑，尾随黑衣人来到大厅一侧，看到一名黑衣人正向哥哥行刺。杨妙真顺手摸起一个小石子，向黑衣刺客打去，正中刺客手背。刺客见行刺败露，纵身跳上房准备逃走。杨妙真娇影跃起，跳上房顶，持剑拦住刺客的去路。刺客挥动兵刃，双双向杨妙真杀来。杨妙真举剑相迎，但手里的鱼鳞宝剑被削去一截。杨妙真一惊，刺客的兵刃这么厉害？知道自己碰上了劲敌，想到他们手持利刃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。相持下去，大厅里的哥哥们听到后定会出手帮自己生擒刺客。那曾想哥哥用虎头金镗结果了刺客。

听完杨妙真的陈述，李思温对杨安儿说：“轮到咱们动手了。”

杨安儿的目光在玲珑月牙剑上盯了一会儿，对王习显说：“你去准备一份厚礼，咱们一起去见唐括合打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杨妙真对哥哥说。

“小妹，你还小。哥哥拿了唐括合打老狗给你出气。”

杨安儿对妹妹说。

杨妙真正想再说，听张汝梅说：“大哥带不带兵刃，唐括合打对咱下毒手怎么办？”

“我自有办法。”杨安儿说，“不等他们动手，五弟的人马就到了。”

此时，太阳一竿子多高。杨妙真连急带气，泪水差点滴下来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带着几个随从向唐括合打住的地方走去。这时，贴身丫环彩云凑过来说：“小姐，何不去找舅爷想办法。”

“对。”杨妙真高兴地跳起来，抽身向后院疾步跑去。

后院宽阔的草坪上，夏全正专心致志地舞剑，手腕上下左右翻动，剑身寒光闪烁，银光把夏全罩在圈里，犹如佛光罩身。

杨妙真知道舅舅练功时，任何人不得打扰，否则就要大吃苦头。杨妙真只得站在一边等候。夏全舞完一套剑术，又换一套金剑，手上长剑狂舞，脚步急速变化，舞得人剑一体。杨妙真急得直跺脚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飞身跃起，一个箭步窜到夏全背后，抬手一掌。

夏全练的正带劲，忽听身后异风袭来，身形闪动，躲过杨妙真的手掌，回手一个“风摆荷叶”，拦腰扫来。杨妙真见大事不好，纵身跃起三尺多高，夏全的剑擦着杨妙真的鞋底而过。杨妙真借贯力向前扑去，夏全躲闪不及，剑又收不回来，只得扔掉手里的剑，双掌迎敌。一声巨响，四掌相接，杨妙真向后退了两步。稳住身体后，撒娇地对夏全说：

“舅舅，金狗杀上府门了，你还有心斗人家玩。”